

程天放教育思想述论

马仁杰, 黄伟

(安徽大学 历史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程天放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在一生的教育生涯中,程天放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行政工作,提出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教育主张,如重视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强调教育应该与生产相结合;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大学教育必须重视学生的军事训练和个人的全面发展,这样才能培养健全的国民等。因此,深入研究程天放的教育思想,对当前的教育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程天放;教育思想;教育实践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627(2014)01-0020-07

一、程天放生平及教育实践

程天放(1899-1967),字佳士,号少芝,原名学愉,江西新建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程天放于1899年生于浙江杭州,1917年进入复旦公学,五四运动时期,程天放任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并受到孙中山的亲切接见,同年以优异的成绩从复旦大学毕业。1920年程天放赴美留学,起初在芝加哥大学哲学系学习,后转入伊利诺伊大学,1922年获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硕士。1923年8月程天放由美国赴加拿大,担任《醒华日报》总编辑,并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博士,1926年以《加拿大之东方移民》获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博士,同年8月程天放回国,不久受聘于复旦大学。

1927年程天放正式进入教育行政界,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江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期间,与段锡朋等人组织AB团从事反共活动。1927年底程天放任国民政府参事、考试院参事,1928年任中央军官团政治总教官、军官团政治部主任。1929年1月程天放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2月14日兼任安徽大学校长,1930年兼代安徽省政府主席。1931年程天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委员。1932年4月程天放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1933年4月任湖北

省教育厅长。1933年10月,陈果夫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程天放应邀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34年8月回南京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1935年6月程天放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首任驻德国大使,1936年2月程天放向希特递交国书正式就任驻德大使,1938年8月程天放辞职,10月回国,同年12月程天放被任命为四川大学校长,在川大期间,程天放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育改革。1943年1月1日程天放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兼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1945年程天放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前往伦敦开会,期间,参与了成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1949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赴台后,先后任台湾“立法委员”“教育部部长”“考试院副院长”等职务。1967年11月29日程天放在美国病逝,蒋介石在褒扬令中称赞程天放“志行坚毅,学识弘通”,并要求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以昭忠荃”。^{[1][99]}程天放主要著作有:《欧亚归途》《美国论》《中苏关系史》《使德回忆录》《程天放早年回忆录》《改革中国学校教育刍议》《胡适与中国》等。

二、程天放教育思想的源起

程天放在求学生涯中虽然不是主攻教育学,但是其从政后基本上一直在从事教育工作,是一个教育行政者,曾担任多省的教育厅长和一些著

收稿日期:2013-11-07

基金项目:安徽省重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13ZDJY034)

第一作者简介:马仁杰(1965-),男,安徽灵璧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教育史。E-mail: mrj235@163.com

名大学的校长，赴台后还一度做过“教育部长”，因此他的言论或建议对当时中国教育方针有着重大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教育改革问题也成为了当时各界讨论激烈的话题，不少人提出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建议。程天放于1932年在《中央周报》上发表《改革中国学校教育刍议》一文，基本奠定了其教育思想的大致。该文章一万多字，可以称得上是万言书，曾被《国立浙江大学校刊》《政治评论》《中华教育界》《云南教育行政周刊》和《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等转载，一时成为教育界讨论的热点，不少人还写时评文章。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内部开始进一步讨论教育改革的问题，但是如何改革，怎样改革却莫衷一是。程天放认为要谈改革必须首先弄清教育是什么。一般来说，教育与文学艺术不同，文学与艺术可以没有另外的目的，其本身就是目的，但是教育本身就是教育则讲不通，“教育就个人而讲，就国家讲，都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工具，一种道路，要用这些工具，这种方法，这种道路，去达到另外一个目的……个人受教育正当的目标，应该用教育以发展身心，使得他更能了解生活的意义，享受生活的兴趣，同时社会上是一个健全有益的分子。就国家讲，教育的目标，就是国家的政策，换句话讲，教育是国家施行国策的工具。所以国家需要何种事业，教育就应该变成何种事业”。中国近代的教育方针总是在跟风中发展，一段时间采用日式教育，一段时间又采用美式教育。教育的制度和内容总是盲目仿照他国，没有针对本国所需要的计划。因此，近代教育体制培育出来的学生大部分不是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也不能担任国家所需要的事业。程天放认为“现在要想改革教育，以救国家的危亡，首先要认定国家的需要，然后按照这种需要来定教育的目标。目标既定，一切教育制度，教育内容，都要向此目标前进，这种教育才可以纠正过去的缺失，方才可以担当救国的重任”。^{[2]410}

程天放主张中国当时的教育目的应该有五种。第一，养成大多数健全的国民。程天放认为中国近代之所以备受侵略不能自卫，就是因为国民知识贫乏，所以必须以教育的力量提高他们的智慧，增加他们的能力，使得民众能够成为健全

的国民，能够尽自己的能力对国家负责。第二，教育的目标要增加民众的生产能力。程天放认为中国生产的落后，经济枯竭，外国商品充斥中国的市场是中国当前最大的危险，因此“我们现在必须以教育力量挽回这种颓势，以教育力量增加人民生产能力”。第三培养优良的师资力量。程天放认为中国过去关于师资方面有两个不足，一是不良，二是不足。因此他建议“要籍教育的力量，造成许多良好的师资，这种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能够教书，并且要有生产的能力，热烈的情绪，高尚的人格，在整个生活上可以为儿童的模范”。第四造就学术人才。程天放认为中国现在处处人浮于事，暴露着失业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却非常的感觉人才的缺乏，无论学术方面，还是事业方面都是如此，因此程天放认为中国现在要想发展农工商等行业“非赶紧培养专业人才不可，要想阐扬学术文化提高民族地位，非赶紧培植学术人才不可，而培植人才，还是要靠教育力量”。第五造就政治人才。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一切的事情都是和政治息息相关，一切事业都受政治力量的保护。因此，程天放认为“中国缺乏专门人才，但尤其缺乏政治领袖，这种政治领袖，也只有用教育力量去造成”。^{[2]422}

在提出教育的五个目的之后，程天放继而提出实现上述目标所需要采用的措施，程天放认为有四种方法，具体是：国民教育、生产教育、师资教育和人才教育，其中人才教育分为学术人才教育和政治领袖人才教育。这些主张也基本构成了程天放一生的教育思想，在后来主持的教育行政工作的过程中，程天放基本是秉承以上方法。

三、程天放的教育思想

（一）程天放强调小学教育

“学校教育之基础在于小学，盖幼年儿童可行性最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谓少成若天性也。若小学教育不良，则恶思想输入恶习惯养成，及入中学大学虽欲矫正而不易矣”。^{[3]1}一般来说小学教学属于地方教育，因此从国家层面来说，小学教育往往缺乏足够的关注。但是，小学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只有小学办好了，才可能中学办好，进而大学办好。当然小学办好了中学和大学一定也能办好，因为中学和大学能否办好往往还要取决于自身的实力，但是小学教育办不

好,则中学和大学一定办不好,小学教育可以是基础中的根本。1934年程天放在江苏教育厅发表了《江苏省地方教育病态及改进方法》的演讲,在该文中程天放阐述了自己的小学教育主张。程天放认为地方上的教育只有建康发展,整个中国的教育才能建康发展。但是中国地方的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却存在很多的问题。

首先,小学教育经费不足。“凡百事业,悉赖经费。教育经费不充裕而希望教育之改进,譬如无米之炊,巧妇不能”。^[31]当时国家处在内忧外患的时期,各地小学的经费往往都是不足的,“充足义务教育”也只不过是一个理想化了名词。义务教育是一种强迫性的教育,这就要求受教育者无条件接受教育的义务,但是当时的中国现实是想入学而没有学校可以入。由于小学有限,而在学校不能增加的情况下,学生入学似乎就成了一个难题,失学率也就随之上升。其次,小学师资不足。小学主要都集中在偏远的乡村。一般师范生是不愿意去乡村或者小镇服务的,有的地方缺少师资则是因为师范生数量过少,于是很多地方只能以其他学校的毕业生来充数。有的地方以职业学校的学生或者普通中学生做为教员,甚至用高级小学的毕业生来充当教员。再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程天放根据个人的调查认为地方乡村小学寥如晨星,“往往数十里不见一个小学,这种畸形的发展,使都市子弟有入学的机会,而乡村子弟则没有受教育的机会”。^[41]¹⁸最后教育与生产相脱离。程天放认为中国教育与生产相脱离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此程天放主张“中国现在受教育的人,占百分比很少,如果教育普及了,学龄儿童都入学,同时都与生产界绝缘,那么生之者日寡,食之者日重,中国立刻要经济破产了”。^[51]¹⁹

对于小学教育面临的各种问题,程天放认为,首先应该将乡村师范加以扩充,最理想的结果是把所有乡村师范学校都移往乡村,使得乡村师范生能够与所在的环境融合,适应乡村的生活方式,这样毕业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入当地的乡村小学,解决乡村教育的师资不足问题。对于小学分配不均的问题,程天放建议各地方的乡村小学应该80%设在乡村,20%设在城市,但是依人口比例而来论,这个数据还应该增大,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解决乡村小学不足的问题。程天放同时认为乡村小学还有其他方面的重要作用,乡村小学不仅是一教育机关,还是一切乡村事业的中心。“乡村小学应负改良乡村的责任,教育的意义不是教人识字,就算尽了他的责任……如果乡村小学能负起为乡村事业中心的责任,那么乡村的自治自卫除毒等一切事业就能相继推行”。对于乡村小学教育的内容,程天放主张“乡村小学的毕业生应有做农夫的技能和兴趣”,^[31]⁵乡村小学教育一方面教育学生基本的知识,另一方面传授学生基本的技能,使教育与生产不至于完全脱离。同样城市小学的教育也应该与生产相结合,要培养城市学生具有做工厂工人和商店学徒的基本能力,只有这样小学教育才不至于失败。

(二)程天放重视发展师范教育

我国近代的师范教育起源于晚清的教育制度改革,当时的学部大臣张百熙就主张发展师范教育,但是师范教育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发展十分缓慢,民初时期,社会对师范教育的存在价值也充满各种争议。程天放认为师范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主张大力发展师范教育,他建议师范教育可以分为普通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两种。具体而言,普通师范学校又可以分为简易师范学校,主要招收小学毕业生,四年毕业,就业的方向主要是乡村里四年小学的教师。另一种为师范学校,六年毕业后可以做完全小学的教师。

程天放对师范教育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师范生对国家有特殊的责任,应该受特殊的训练,所以师范学校应该单独设立,不宜与中学合并。由于中国教育的目的就是养成大多数健全的国民,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有优良的小学,就要有优良的小学教师,因此“师范生是负了造成大多数健全国民这个使命的。他们对国家的责任何等的重大,他们既然有了这种重大的责任,自然就要受特殊的训练了”。一般来说,职业学校培养的是具有专门技能的人才,毕业之后就能产生强大的生产力,不需要经过特殊的训练。但是,对于师范生则不能这样,程天放主张对于师范生的要求要高于职业学校的学生,“对师范生,却不仅希望他有技能,也不仅希望他有学问,并且希望他人格高尚,情感热烈,能力坚强,然后可以负担得起教育儿童的这个大责

任”。正因为师范生有如此重大使命，程天放坚持“师范生自入校之日起，就应该受特殊的训练，和普通中学生不同，和职业学生更不同。除了普通学科以外，特别要认识国家的环境，教育的目标，施教的方法，和注重人格的陶溶，团体生活的习练，正常思想的养成，庶几乎将来做小学教师的时候，一言一行都可以为儿童模范”。^{[2]417-418}

当时不少综合大学先后设有教育学院和教育系，有人认为这完全可以代替师范大学的存在。程天放则认为大学的教育学院或者教育系同师范大学还是有区别的，教育学院或者教育系是用来研究关于教育原理的问题，里面的学生没有受特殊的训练，同时教育学院往往注重教学的方法，而忽视了教学的实质。“教育学院毕业的学生，对于教育原理，教学方法，尽管了解，而实际到中学去教书，都是一无专长，可以教国文，也可以教英文，可以教历史，也可以教数学，这样可教而无一样教得好”。因此程天放进一步指出“将来的师范学校，应该照从前高等师范一样，分国文、外国文、史地、数理等科，除了教育原理等课程共同研究外，其他各有专长，学国文的到中学就教国文，学史地的到中学就教史地，如此中学生的学业，一定得到更良好的影响”。另外，师范大学学生的权利和义务应该同普通师范学校一样，学费都是免费的，国家提供膳食，但是毕业生就业之处要受到国家的约束。相对于师范学校，师范大学学生来源主要是师范学校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程天放认为由于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期满再考入师范大学，他们过去已经接受过系统的师范生特殊培养，因此四年就可以毕业，而高中毕业生考入师范大学的要先读两年预科，再读四年后才能毕业。

程天放建议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应该注意两方面，一方面注重普通训练，主要目的在于提高人格，丰富生活，另一方面专业训练，主要目的在于增进教学的效率。具体到课程的编制应以学校的实际活动为中心，例如幼儿师范的课程设计应该以幼儿园的实际活动为中心，乡村师范的课程应该以乡村小学的实际活动为中心。师范学校课程设置既要注重实际内容，又要注重“培养师范生视教育为专业的态度与兴趣”。至于师范学校的制定标准，程天放主张“应由教育部组织

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拟定标准，公布施行，惟课程标准应当富有弹性，留各地方以自由活动的余地”。^{[5]150}

实习是师范生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程天放设想师范生的实习至少应该包含三个方面，即教学实习、管训实习和行政实习。程天放建议师范学校应该成立教生实习委员会，专门指导学生的实习任务。程天放对师范生的实习成绩需要非常重视：“凡师范生实习成绩不合格的，不论其学业成绩如何，不得给予毕业证书，不得充当学校教师。”对于师范生的待遇问题，程天放指出“师范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道源，师范教育的毕业生负有直接训练国民的重大使命，所以师范学校应采行公费制度，师范生在校应享受免缴学宿费的权利”。但是程天放又特别强调“惟师范生毕业后的服务期限问题，亦应明白规定，以杜流弊”。^{[5]151}为了使师范生更好的服务农村，程天放建议“师范学校最好都设在乡间，所造成的学生，应该是良好的教师，同时是良好的农夫，才可以到乡村小学里，去做教员”。^{[6]2}

（三）程天放对大学教育的认识

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因此大学教育的性质决定了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使命。程天放主张大学教育应该分为三种，即：人格教育、学术教育和技能教育。大学教育的成败关系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程天放在任几所大学校长期间，非常重视大学学生素质的培养，大学教育要重质而不重量，大学教育一定要充实内容，提高程度，“大学决不是几个学生几个教授几间教室就可以算数的，没有完备的图书馆，实验室，工厂，农物等，就根本不能作高深研究”。大学生是国家的精英，国家的未来，因此程天放主张大学对学生的培养一定要注重质的要求。“我认为大学的文理农工商经济法律等科，应该延长为五年毕业，医科应该延长为六年毕业……一个人才本待长期的养获，不可以希望速成，速成的人才未必能应国家的需要。”^{[2]420}

大学的人格教育在每个国家都需要，而中国当时的环境决定了中国的大学教育更需要注重人格教育，因为过去的教育往往忽略了人格的熏陶，因此那些“受过教育自命知识阶级的人，一样的可以堕落腐化，一样的可以贪污卑劣，一样

的可以争权夺利,一样的可以祸国殃民,甚至于知识愈高,作恶的程度也愈大。所以我们现在要使中国由贫而富,由弱而强,由乱而治,由危险而安全,非先由大学中造成一班能够牺牲,能够奋斗,能够团结,不贪污,不腐化,有远大志趣而又有热烈情感的青年出来,领导人民,转移风气不可,这就是所谓的人格教育”。学术教育一般是大学培养能够从事学术研究的一种教育形态,大学只有具备这种精神,大学才有继续存在的基础,“一个最高学府,一定要有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去探寻真理,然后一切学术,才会进步,人类的生活,才会进步”,这才是大学教学的根本目的。技能教育,程天放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只专注精神层面的生活,而忽视物质方面的生活,大学教育担负塑造人格和培养学生基本能力的重任,因此“大学一方面就国家讲,要造就农工商矿教育政治的中坚份子,使得各种事业均能蒸蒸日上。一方面就个人讲,要使得受过大学教育的学生,个个都有独立谋生的技能,才算尽了大学的责任。大学毕业生,不仅他的学位,应该较普通人为高,他的技能,也应该较普通人为高,这类教育才不致成为纸面上教育,这种教育才不致养成废物”。^{[1]104}

一个大学只有做到平衡大发展,才能算是合格的大学,因为健全的人格会造成良好的学风,研究高深的学理知识可以促进学术文化进步,另一方面学生受到了实际的技能训练后,使得每个学生都具备了谋生的手段。程天放认为尽管要赋予以上几种教育有理想的成分,即使欧美等发达国家也不一定能够做到,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离理想标准太远,就甘心落后,不求进取,应该格外的努力,格外的猛进。欧美大学的长处,我们尽量采纳,欧美大学的缺点,我们力求避免,然后我们一年一年可以接近我们的理想”。^{[1]104}

中国的大学教育在内忧外患中发展,这就决定了中国大学教育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在中国,大学生与其他学生肩负的使命不同,而从国际环境中考虑,中国大学生比欧美国家大学生肩负的使命更加重大,中国的具体国情又赋予了学生更多的责任,诚如程天放所言“今日中国学生所负之任务,实较任何国青年所负者为重大。盖救国事业,任重道远,必须淬厉精神,坚定志气,

尤须努力学业,修养人格”。^{[7]2}

“中国大学生所应负的责任,除职业问题外,尚要负救民族国家的责任”。中国的大学教育只有培养具备人格、学术和技能的人才,并将“中国一般人普遍的毛病洗刷净尽,打破不科学的思想,和懒惰的行为,不团结的行为,假如这些劣点都一扫而尽,中国人有天赋的优秀智能,绝不会赶不上欧美国家的”。^{[8]8}

(四)程天放主张生产教育

在一个时期内,生产教育是教育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潮流。1934年,为落实“民生主义”的理念,蒋介石命令各地教育部门结合本地实际,切实落实生产教育。例如各地学校须设一学校校园,各学校应督斥学生自行耕种;每校设置标本室,领导学生采取本地方之人为的与天然的产品,陈列观摩;各地按照切实的需要,至少须办职业学校一所,使学校工厂化、学生工徒化、职业社会化。

程天放因为积极追随蒋介石,因此也积极主张发展生产教育。程天放认为理想的生产教育,小学职业学校和专门职业学校都应该包含在内。“在小学内训练生产技能,养成劳动习惯,使得农人的子弟,受了小学教育做更好的农夫,工人的子弟受了教育,做更好的工匠”。程天放同时认为职业教育发展也存在很多问题,因为他们没有与生产结合,从而培养的学生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在大都市中常有许多职业学校的学生,在那里钻营奔走谋工作,这些人既受了职业教育,为什么没有固定的职业,而非要奔走谋工作呢?这已证明职业教育的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于过去办职业教育的人,忽略技能而注重空谈,学农科的学生,专门在书本上学耕种,而未到田间实习,学工科的,专门在书本上学机器,而未到工厂实习”。^{[2]421}

对于生产教育,程天放提出了自己的三点看法。首先,小学应该根据儿童所处的环境,授以生产技能,养成劳动的习惯,使小学毕业的儿童一方面具备基本的国民常识,另一方面又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以便成为社会的生产分子。其次,各省市应扩充职业学校,如私人捐助办学,应该由省市教育部门劝其设立职业学校,私人办理有成绩的职业学校政府应该给予补贴“欲求国民生

产能力之发展，职业学校之扩充，实刻不容缓之事”。^{[1]392}最后，职业学校注重生产技能和劳动习惯的养成，不必规定毕业年限，不必分农工商等科，应就地方之需开设班级，职业学校还应不收学费，但是对学校教育一定要注重技能的培养，而专门的职业学校应该根据地方的需要设立，且规定年限。

正是因为中国的生产教育存在如此之多的问题，甚至影响了国家的稳定，因此，程天放建议“将来的职业学校，一方面要绝对注意生产技能，读农科的学生，田种的好，使有大量的产出，便是农业学校的成功，工业学校是如此，商业学校也是如此，一方面要重视社会的需要而开设班次，不必规定科目和年限。譬如，现在各省铺设公路，很需要汽车夫，我们就可以在职业学校内造就一大批的汽车夫出来。其余如速记员、理发匠、成衣匠等，均可由职业学校养成。”^{[1]458}另外，“以后的教育，为学生着想，为社会国家着想，注重知识外，应该还要增加生产的能力。将来教育的结果是生利的，不是分利的，是增加生产的，不是减少生产的。”^{[9]8}

总的说来，生产教育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尤其是职业教育得到空前的重视。从1931年开始，各地先后增设了不少的职业学校，而政府则以法文的形式加以确定，如1932年颁布的《职业学校法》，同年12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全会通过的相关生产教育条例，1933年国民政府又制定了《职业学校规程》以及《职业学校补习规程》等若干法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教育的发展，特别是乡村教育、生产教育取得重大发展。

（五）程天放主张军事教育

程天放早年曾留学美国，当时欧战结束，但是美国各大学仍然很重视军事教育。学生军训时都是完全按照军队编制，各项制度完全军事化，所有的军事教官，全部由陆军部下派。强大的欧美国家尚如此重视军事教育，积贫积弱的中国就更应该加强学生的军事教育。“军事训练应成为大学生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军事训练对于个人、学校的关系小，对于国家、民族的关系大”。^{[2]423}

战斗力是维持民族生存的重要基础，在民族竞争的时代，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基本的战斗

力，失去了作战的勇气，则国家一定归于灭亡。宋代亡于蒙古，明朝亡于满洲，罗马亡于蛮族都是一个个鲜明的例子。中国的大学军事训练产生于清末的教育体制改革，对于各学校的军事教育训练，程天放曾多次呼吁必须加强。虽然，国民政府也曾将军事训练列入高中及大学的必修课程，并规定要有两年的军事教育，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很多学校都是为了应付。例如，有的操练懒散，步法不整齐，服装凌乱，即使受过了军事训练却没有一次实单射击。有鉴于此，程天放指出“我们既认清训练的重要，就要使他成为真正的军事训练，不可以成为儿戏的军事训练。一切作战，一切纪律，都要和正式军队一样。实弹射击作战演习等，尤为重要。高中以上的军事训练要如此办理才能收效。一旦国家有事，几十万学生才可以起来自卫国家”。^{[2]424}

程天放曾在浙江大学理工农三院演讲时全面阐述了军事训练的重要性，“如果全国人民愿意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吃的这种苦头，耐得这种劳，那么国家一旦有事，全国人民个个都愿意，个个都能够上前线杀敌，能够这样做，国家虽是危险，还是可以有救的希望。不能这样做，无论中国有怎么多的人口，怎么多的土地，怎么久的历史，怎么高的文化，结果还是会被人家分割灭亡的”。^{[2]28}如果现在的中国人民没有作战的勇气和决心，那么“不论中国的文化如何高，中国的事业进步如何速，中国还是要亡国的”。一二八事变后，上海一部分爱国青年曾纷纷要求加入十九路军参战，但是十九路军的司令部认为学生没有基本的军事训练，只能派他们在后方，苏州一带工作，而没有让他们加入前线。因为没有经过训练的学生进入前线不但害了这些学生，而且还要牵动全部战线。鉴于这些例子，程天放告诫当时的大学生“如果大家认为我们自己应该为国家出一份力，尽一些义务，那么在学校接受军事训练的时候，应该绝对严格。所有一切动作规则，都要照着正式的军队一样，一丝一毫不能松懈……我们现在施行军事训练的目的，是在准备将来一旦有事，国家需要我们牺牲的时候，去拼命作战的，这样才可以表示出我们真正的爱国精神，才可以表示出我们愿意为国家牺牲的决心”。^[10]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德之胜法也，卑斯麦及毛奇归功于小学教师，教育于立国之重要，固已彰彰明矣”。^[3]程天放教育思想是以小学的基础教育为前提，因为小学教育是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根本，小学教育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国家教育的成败；同时，良好的小学教育则需要优秀的师范生，师范教育对于发展小学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加大对师范教育的投入力度，通过各种措施健全师范教育体制。大学教育目的在于造就一大批的青年人才，因此大学教育应该是综合发展，既要注重质也要注重量。中国的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军事训练就有必要成为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只有加强军事训练，将来国家一旦需要，学生才能承担自己相应的义务。程天放注重书本教育，也强调应该加强生产教育，即职业教育的发展，因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人的全面发展，是要服务于社会的，同时，学生最终需要就业，而生产教育则可以为学生的生活发展谋一生路。

程天放的教育思想是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落脚点，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各个教育主张都存在着内在联系，不是空洞和封闭的。温家宝同志曾指出“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这就是说，我们培养的人，应该是全面的、具有综合素质的人。爱因斯坦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大学

出来的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而不仅仅是某个方面的专门人才，我又给他加了一句话，大学出来的人，应该是关心国家命运的人，而不是自私自利的人”。^[11]近现代教育史是今天教育的昨天，总的说来，程天放教育思想是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在面对内忧外患的中国国情下提出的一系列主张，虽然有一些理想成分，实施起来较为困难，但仍然值得肯定。程天放本人不是学教育学出身，但他却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工作者，因此，其提出的教育理论在当时的时代仍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黄季陆. 革命人物志[M].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1.
- [2] 程天放. 改革中国学校教育刍议[J]. 中央周报, 1932, 3(227): 409-424.
- [3] 程天放. 卷头语[J]. 安徽教育行政周刊, 1929, 7(15): 1.
- [4] 程天放. 江苏省地方教育病态及改进方法[J]. 江苏教育, 1934, 3(11): 18-20.
- [5] 程天放. 对师范教育的几点意见[J]. 河南教育, 1930, 2(19/20): 150-152.
- [6] 程天放. 理想的江苏教育[J]. 江苏教育, 1934, 3(1/2): 2-3.
- [7] 程天放. 留别安徽教育界书[J]. 安徽教育, 1931, 2(5): 1-4.
- [8] 程天放. 中国大学生的地位和责任[J]. 安徽教育, 1930, 1(21): 1-8.
- [9] 程天放. 生产教育与群性教育[J]. 浙江教育行政周刊, 1932, 3(41): 7-9.
- [10] 程天放. 大学教育的性质[J]. 中央周报, 1932, 5(204): 8-9.
- [11] 温家宝. 对同济大学的祝愿[N]. 中国教育报, 2007-06-27.

On Cheng Tianfang's Educational Thought

MA Ren-jie, HUANG Wei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Cheng Tianfang*, a renowned educator and politician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devoted most of his life to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He advocated such educational thoughts as valuating primary education and normal education, combining education with production, and integrating military training and allround personal development to cultivate well-rounded citizens in the days of domestic sufferings and foreign invasions. Therefore, the current study aims to probe into *Cheng Tianfang's* educational thoughts in order to shed light on its significance to the present educational reform.

Key words: *Cheng Tianfang*; educational thought; educational practice

(责任编辑 夏登武)